

全華叢書

全華叢書

一篇筋骨

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

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

下的當

一有

我的當

受其直怠其事

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

譬得切

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

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

幹旋

篇精神

下得好

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

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

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爲

應前

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

得與考績幽明之說

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於其往也故

賞

或有之字

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歐文

朋黨論

在諫院進一本論作議。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須出意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

而已

解上意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

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一無此六字

然臣謂小人無朋

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

應後句

小人所好者祿利

一作利祿也

所貪者財貨

一作貨財

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

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

應前句

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

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

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

一篇大意

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

告策有力處

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下得好說少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

下得好

應前

愷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

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

因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

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此十六族也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
 五教於四方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敦少
 皞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帝氏有不才子天
 下謂之檇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
 及舜白

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

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見書舜典及文勢而舜

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一作受有臣億萬惟億萬

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書泰誓云云紂之時億萬人各異

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

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

囚禁之日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

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

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一作咸投之黃河曰

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

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初人反說話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

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以繳前紂與漢唐字

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

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

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

上幾句說有力若無一句承得有力亦徒然譬之千鈞一杪木承之則腰折了下一句須有力

下得好

繳前舜

五用莫如錯

此點字處皆提起說

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三千人有力共為一朋自

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微前武王尤有

多力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

矣一有作朋黨黨議四字

縱囚論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此二段格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立兩句柱發起精神

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眼目應得出重

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下兩九字最精神先藏此句不開

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應在後

見通鑑

太宗紀

是以君子之難能期

一作結上二段

十分說君子小人又

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

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

或無哉字

或曰罪大惡

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

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

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而去也不意其必

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

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

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

賊下下賊上二句須自前引來若直說便不好要下此語亦如孟子言楊墨比禽獸必先說為我與君

是此

一、篇根本

緩緩說下方說上下相賊語

篇本意

此二段

說太宗骨髓出

整言策

疑詞設問

上既疑了此段

為太宗解

下字法

也無父之類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

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

矣此又說六年亦有未盡意是重臺格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

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

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

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

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

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

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

驚人險語

上既說太宗骨髓了下如無此段則文字單弱前入太宗事已說六

此又說六年亦有未盡意是重臺格

文愈壯愈緊

此文字豐厚處若便接何為而可覺單弱

難

結盡

欲說不可為常先立此句

此一句已藏常法意一句勝一句

此就一字上生意

先說聖人所以引入

堯舜三王事

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詞盡而意無窮

以干譽

爲君難論下

子由君術論正是此意○按爲君難上下二篇恐是爲荆公而作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朴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

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字委曲

篇主意先說兩段後人主意是文

實事

下字不苟明暗賢愚四字移易不得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
爲能也嘆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
四十萬人坑於長平出史記承接變化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
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
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
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

結精神

微言策

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
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為可用即與兵二十
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為荆
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
因強起之翦曰必欲用臣規模一定非六十萬人不可於是卒
與六十而往遂以滅荆事見史記本傳夫初聽其言若不可
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
人者宜何如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
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

為難也予生意又以為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繇樂

用新進一本無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

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

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

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

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

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

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

頗藺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並見本傳

繇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

快

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

一篇意鍾在

獨其主不悟耳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

結有力

眼目

精神

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繇

眼目

此者不可勝數也

本論上

呂選兩宋刻俱以此篇為下後篇為上而宋本全集反之按居士集係歐公所

手定今改從全集○讀之易使人委靡然而筆力都藏在裏面了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

練句

下字

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

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
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
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
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
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
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
強此弱彼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繇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
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繇是言之佛所以爲

就譬前立綱目

此說根源難與力爭

有力

應前意

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

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

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或有此鋪敘事迹再整頓說堯舜三代之為政設

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

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

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

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人於邪僻也於是為制

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

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